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十四上

詳校官編修臣繆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九百六 史部

硃批諭旨卷二十四上

硃批陳世倌奏摺

雍正二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據實報明事竊臣以一介菲材膺封疆重任

皇上之隆恩有加無已而臣心之悚惕日夕靡寧臣凛

遵

聖諭不敢固辭於十九日星馳就道二十二日至德州
觀此情形從前奏朕者其言稍過矣
量其水勢深可四尺糧船已可通行山東糧船並
皆過完於二十三日至鄭家口遇淮揚大米糧船
陸續相銜而至二十五日臣至清河縣之油坊閘
漳河發水兩日之内運河水長三尺餘二十六日
適經大雨後諒無阻淺之患矣朕甚慰悅
至臨清現在並無阻淺臣沿途嚴飭押運弁丁并
此人何如
飭濟東道吳興業副將董象台督令晝夜遄行毋
許停泊至泰安州一帶地方蝗蝻臣聞陵縣知縣

董霖禹城縣知縣盧承綸等捕蝗有方臣遣其星

斯乃第一要務可謂知所先後也

夜前往會同各地方官弁協力撲捕又聞東昌府屬州縣亦間有蝻子生發處所據該道府等云盡皆撲滅臣所經過地方高糧小米皆五六寸一望

好

昨初一二兩日雨勢甚廣朕料山左亦必得沾甘澍眞爲可慶

鬱葱二麥收成據民間或稱七八分或稱四五分不等二十四日臣於武城縣遇雨透土寸許遠近亦畧相同雨暘時若萬姓蒙

京師一帶地方雨甚透足爾當爲朕幸喜也

恩樂業理合奏

聞上慰
皇上宵旰勤民至意至臣於外任吏治一事未諳伏乞
聖慈時時訓誨俾臣祇奉遵行不致隕越臣實不勝恐
爾非尋常材品極當自勉以副朕之委任
懼之至臣謹
奏
覽
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遵

旨具奏事臣於前月二十八日自臨清起行催趲糧艘本月初一日至東平州地方有江南鎮江寧國等幫船隻已過東昌府閘臣於次早聞署浙江布政使佟吉圖齎奉

聖諭來省臣隨星馳回至濟南所奉挑濬運河

諭旨一道東省漕米積獘一摺前任撫臣黄炳奏摺一封臣一一跪領訖臣看得山東運河在臨清以北者則資衛河之水接濟雖有淺處隨時撈挖昨漳

河水發已可通行至閘河之内全資汶水接濟閘
内河身每年一小挑間年一大挑現在已不至淤
墊臣意若汶水流微即加挑濬而無源水接濟亦
朕意究竟挑濬可免淤墊之虞總在爾詳細斟酌以定
不能通若汶水流盛即不挑濬亦可通行故此時
行止挑挖閘河似徒糜費金錢於運道無甚裨益臣於
初一日在東平州遇雨濟兖東三府附近州縣俱
目今報得雨三四寸不等將來大雨時行似不必多募
天屢降甘霖雨水可以接濟且不必矣
人夫更加挑濬惟馬踏諸湖宜設法蓄洩至韓莊

以東八閘全恃微山湖水接濟聞年來湖水甚細

臣於河務未諳容臣親詢河湖御史須洲再為奏

聞至黃炳所發錢糧作何開銷及奏摺内事件容臣一

一詳查據實覆

奏臣前過德州時訪問糧道賀有章居官之處據民

間咸稱雖不能及余糧道之徹底釐剔亦不至有

再加細訪務得的實

狼藉聲名摺内所開欵項容臣諮訪得實立即奏

聞其滋陽令劉國英貪婪不法誠如

聖諭已一面具本糾參將伊貲財家口嚴飭委員母令徇縱委員搜查詳報是

自當又聞寧陽令季廷銓亦屬貪劣一併參劾其餘各員確察豈可或致寃濫臣聞見未周訪有確據當不時參

奏至東昌府一帶蝗蝻臣遣官查勘據稱清平博平

前茌平三縣及高唐州並已捕盡其餘州縣尚未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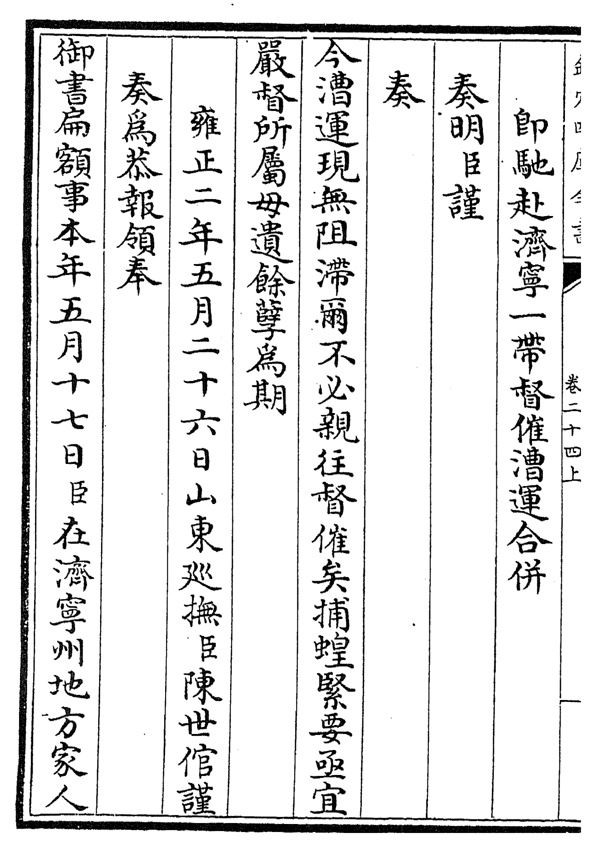
已有

諭與直隸河南督撫戒其藉口隣省互相推諉凡到聞大名府元城縣亦有蝗蝻飛入山東隣近境此皆地方有司欲避撲捕不力之咎卸誣之詞耳豈內者又聞平度東平二州亦有蝗蝻發生俱已嚴

可信務令竭力從事

聽飭地方官竭力撲捕至泰安州一帶臣昨赴濟南

覽所奏光景朕甚憂之此係民瘼所關絲毫不可懈弛
時見飛蝗尚未盡絕各員現在撲捕實因泰安一
朕聞地方官奉行頗不盡力何能盡絕耶
帶州縣俱在山麓去年蝗蝻發生甚遲俱聚山上
此言更屬虛妄如果囓食草葉即早已自斃矣
蠶食草葉遺種在山撲捕較平地稍難所以尚未
不過掩飾爾一人之耳目當立定主見嚴飭捕捉勿稍
盡絕然各員畏懼叅處亦皆實力撲捕如長清令
爲所搖奪
毛鈞捕蝗至今五旬尚未回署給賞之錢費至一
此等作爲不過聊以塞責豈可深信若果盡力何難減
二千串現又以米易蝗將來若果成災亦自應照例
淨趁其未生羽翼時人力足以勝之即今亦尚在可爲
叅効但其中似應少爲分別臨時臣當密爲奏
若過小暑十八天恐難以措施矣
聞臣於初五初六日將應行事件畧爲料理初七日仍



即馳赴濟寧一帶督催漕運合併

奏明臣謹

奏

今漕運現無阻滯爾不必親往督催矣捕蝗緊要亟宜嚴督所屬毋遺餘孽爲期

雍正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恭報領奉

御書扁額事本年五月十七日臣在濟寧州地方家人

齎捧

御書泰山廟碧霞元君扁額二幅到臣隨恭設香案叩

頭祗領即送至濟南精選良工敬謹鐫製俟鐫製

工竣臣親詣泰山齋沐恭懸另行繕本

奏報合先具摺奏

聞臣謹

奏

山川明神爲天地正氣之所蘊結必當恭承恪奉絲毫

不可慢忽然徒於在外之威儀上立脚以希求庇佑神不私也全頼一誠字爲主爾既爲封疆大吏闔省生民所繫試遵朕諭而體驗之始知此理不誣但愚俗之非禮敬信違道瀆媚其風又不可使之滋長此唯在爾默會而已百凡過猶不及均屬未當也密之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具奏事竊臣蒙

皇上發下條奏東省漕弊一摺臣沿路詢問知漕項陋規各州縣多寡不一運丁需索亦各州縣不同州縣徵收觧面自加三四以至二斗五升不等又條奏内有旗丁漕米每一千石止收五六百石餘皆折色一條臣詢州縣據云從前間有一千石内折米一百石者近年多不敢折惟潤耗米全折每石折銀一兩五六錢席片一項每船五十領每領額徵銀一分後旗丁代買每船給銀五兩漸加增至

一百五六十兩不等至幫規名色運官書儀旗丁戲酌誠如條奏所云無州縣不有其糧道漕規前任佟世祿每石加至六分賀有章到任革去止照舊規收受各州縣自四十兩起至五六百兩止數不晝一約計通省共銀一萬五千餘兩其餘雜費自印烙斛手以至承差皂役不下三十餘項欵項繁雜不可縷指總之有一衙門卽有一衙門之規禮有一規禮卽有一規禮之雜費積習相沿多歷

年所臣沿途訪問得其大概先行覆
奏臣請抵任後再加詳細查明請
旨裁革至糧道賀有章聞其爲人才具庸常亦曾裁禁
陋規而不能嚴飭胥役約束旗丁其所收受止伊
衙門漕規一項因裁去各州縣浮費一百五十餘
兩故無甚狼籍聲名臣謹據實奏
聞臣謹
奏

所奏詳悉亦且公當賀有章聲名既不至甚狼藉宜訓
導之令其改勉以觀後效
同日又
奏爲恭謝
天恩遵
諭覆奏事竊臣叨沐
殊恩至隆極厚未有涓埃報效茲復蒙
特賜臣辟暑香串丹丸一箧齎捧到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覽卿奏謝知道了
恩祗受訖臣於十七日奉到捕蝗緊要
聖諭臣時已到濟寧見河水正長誠恐堤岸衝決隨一
路查勘直至臺莊畧得大概另摺奏
聞至各屬凡有蝗蝻之處臣遵奉
聖諭即檄各府知府親往督捕務令盡絕餘孽毋損田
禾茲據各州縣報有稱撲滅盡絕者有稱飛蝗往
來不定現在撲打不致成災者臣未敢憑信即從

臺莊星馳各處親自嚴查以冀仰慰

皇上宵旰勤民至意比來膏澤盈疇田禾暢茂皆我

急於民瘼之心足可見信於朕

皇上至誠不息與

天地同流有禱必格如響斯應京師既已得雨此地隨即

朕亦爲汝慶幸

霑足可知普天均被不止臣私心慶忭已也惟濟

南府屬之蒲臺縣報初三日冰雹利津縣報初四

從來冰雹之患較旱澇爲輕若猶及補種晚禾則可轉

日冰雹傷損田禾約十餘里臣隨委員踏勘加意

歉爲稔矣雖然庭前瑞草尚不如無何況冰雹宜加意

撫綏勸令補種晚禾不致失業臣在臺莊接河臣

撫恤毋致失所

齊蘇勒發來咨文一件係知會臣密箚運河同知

此河工五虎內之首惡係朕密諭箚問者

董廷柱該員已於閏四月十六日身故現在取結

會同河臣

題報臣一面委魚臺縣知縣劉元勳星赴濟寧箚其

家屬搜其資裝一面移咨本旗都統查其在京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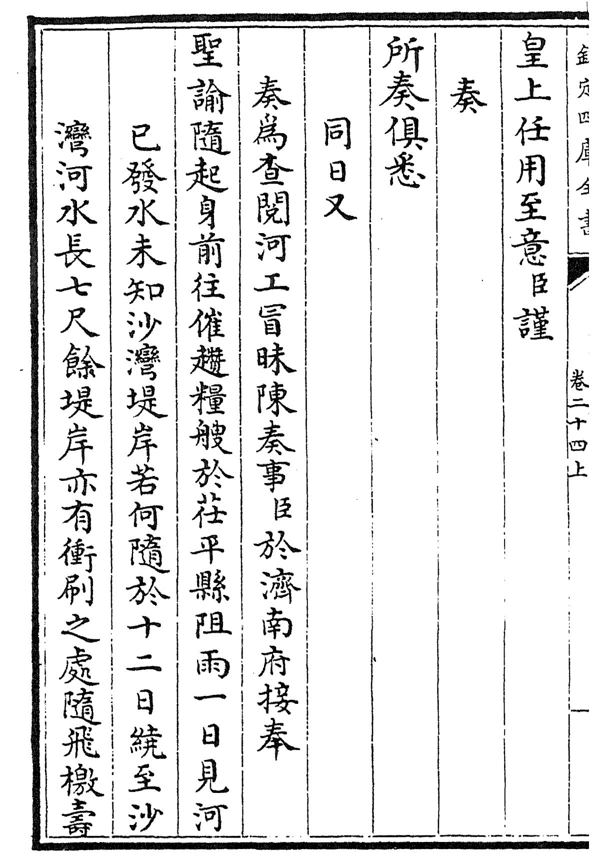
產等物以清庫項臣前蒙

是

詢副將董象台如何之處查象台係廣東提臣董象緯

朕覲其人似大可成就今據汝所奏果不謬矣

之弟為人和平寬大而操練甚勤無負



皇上任用至意臣謹

奏

所奏俱悉

同日又

奏爲查閱河工冒昧陳奏事臣於濟南府接奉

聖諭隨起身前往催趲糧艘於茌平縣阻雨一日見河

已發水未知沙灣堤岸若何隨於十二日繞至沙

灣河水長七尺餘堤岸亦有衝刷之處隨飛檄壽

張縣知縣親齎銀兩星夜赴工又檄布政使兗寧
道迅速發銀給付河官許豊多備椿料以防不虞
現在平穩可以上慰
聖懷唯沙灣對岸一為沙河一為趙王河自開州曹州
而來其上源甚遠至此會聚一處衝入運河而運
河水漲自上而下勢如建瓴與沙河趙王河水相
聞此處堤工幸爾堅固可以捍禦
搏故沙灣工程最為危險臣看沙灣北五里許有
五空橋一座原洩運河之漲入於鹽河若將沙河

之口改移於北對照五空橋使水直洩鹽河則此與河臣齊蘇勒商酌段工程易於保固我

皇上睿慮周詳先事預防築提蓄水諸法一一舉行更無可措一議唯彭口地方上會玉花泉諸水出以濟運挾沙而來兩岸壅積如山對岸設有三空橋使沙隨水流衝出橋外年來亦壅積甚高糧艘至此每苦阻滯上年撫臣河臣會商移此口於北二百四十餘丈上築大壩攔塞舊河另開支河一道

以避淤沙用意良善但上源流沙勢不能免而支河入運之處又折迤北七十餘丈方始入運臣愚以為水折則行緩而沙停且對岸無出沙之處恐停積運河之內若將支河口直出運河勢更湍急沙可隨行於支河對岸倣前人遺制築一空橋一座使沙衝入對岸湖內則運河無沙墊之虞再韓莊德勝張莊三閘河底俱係沙石挑濬最為費力

此論甚為合宜亦與齊蘇勒商定朕雖未目擊彼處水

或於秋冬挑濬或於德勝張莊兩閘之間添建一

勢據奏揆度情形似當如是有益閘以蓄水勢臣於河工情形不唯事未經歷抑且目未親睹冒昧陳

奏伏候

皇上聖裁再前任撫臣黄炳估修閘座二十五處橋心中埰一處添建閘一座臣沿河閲看有應急修者有應緩修者俱未領帑興工至幫築堤岸止東昌府屬之聊城博平堂邑三縣共領過銀九千九百九十八兩零現在修築其餘亦未領帑興工臣將

原估銀數亦併繕摺奏
摺留覽
聞但兩岸堤工應幫丈尺若干舊土若干須逐段丈量
此時河內水滿無從核估所修閘座丈尺物料工
程亦須逐層核算而閘內裏石一層更須乘修築
之際不時往來查閱方能責其實在若待工完後
查勘則已修築完備難再拆驗估算不能確實臣
意上年奉
旨設立河湖御史衙門稽核工程是其專責可否交與

須洲原可信任但應具題俟該部議覆時朕再爲裁定
御史督同道廳印河各員詳加確估即責令領帑
此事不便密諭
興修工完造册報部核銷臣料理捕蝗秋審事竣
親履河干不時稽核庶可兼顧無誤伏候
皇上聖裁臣謹
奏
知道了
雍正二年六月十六日山東廵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報明事竊惟東省六郡仰賴我

皇上誠敬格

天雨暘時若二麥豐收臣入境以來沿途閱看在在禾黍

實慰朕懷

茂盛可書大有雖有蝗蝻生發隨到隨撲並未傷

損田禾臣於五月二十七日閱河事竣即從臺莊

起身往各屬親查督捕除泰安州知州古今譽膜

視民瘼不實力撲捕已特疏

可謂糾劾得當章奏已覽過矣

題參外其餘所歷濟南府屬之新安萊蕪兖州府屬

之滋陽汶上濟寧州青州府屬之蒙陰沂水等各

州縣飛蝗已盡但一經落下即生遺種一縣有二

三處四五處蝻子生發不等現在竭好力設法撲捕

登萊青三府兼檄道員徐德倣督察臣於本月十

三日親查至紅花埠江南界上數十里方回目擊

宿遷縣之王家莊等處蝻子生發甚多無人撲捕

亟當加意督令捕滅此事確然無疑可以人力勝之

隨委郯城令陳昇把總馬躍龍一面撲治一面移

知該縣令日臣由李家莊至青州府一路查勘督

是

捕即從青州府暫回臣署料理秋審事件至運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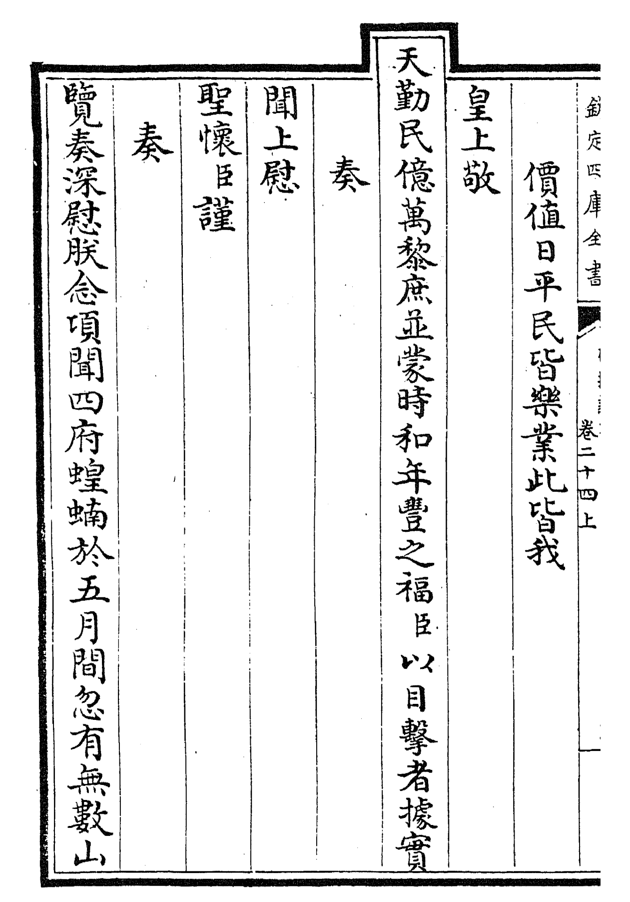
同知董廷柱臣訪知該員一切事務皆係伊兄董廷掞及用事家人劉進孝主持臣一面委員飛往濟寧搜查該員宦囊嚴拏伊兄董廷掞一面密遣承差至清江浦嚴拏伊家人劉進孝今伊兄於濟寧即時拏住現在嚴禁查該員虧空河帑一萬八千餘兩玆搜察署内並無存下金銀器飾顯係伊兄預爲運出所當奏

聞請

宜嚴加訊究毋得纖毫慈軟董廷柱乃異常可惡之人
旨將伊兄董廷揆嚴審究追其家人劉進孝侯去役回
董廷揆殆又甚焉
日另行奏
聞臣於十四日據兗州府知府詳報曲阜縣
至聖廟於初九日被火焚燬臣另疏
題報合併奏明臣謹
奏
猶幸
五聖祠未燬已據孔傳鐸奏聞矣朕自另有諭旨

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五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報明事竊查濟兖東青四府蝗蝻實已十去七八各州縣現貯所捕之蝗自數十石至數百餘石不等其未盡遺種現檄各府親督地方官弁盡力撲捕務使盡絶不致蔓延現今處處田禾十分茂盛濟兖東三府大米每倉斗九分五釐至八分不等麥子每倉斗一錢零五釐至一錢不等青州府小米每倉斗七分五釐麥子每倉斗亦七分五釐



價值日平民皆樂業此皆我
皇上敬
天勤民億萬黎庶並蒙時和年豐之福臣以目擊者據實
奏
聞上慰
聖懷臣謹
奏
覽奏深慰朕念頃聞四府蝗蝻於五月間忽有無數山

雀飛來啄食殆盡等語果有此事乎今日高其位奏稱

松江地方忽見大陣蝗蟲飛集隨被烏鴉千萬成羣一

時食盡無遺云云眞屬奇事據伊此奏比類而觀則爾

東省山雀啄蝗之說容或有之爾其確詢據實奏聞不

可傅會賜爾御書扇一柄只須摺奏不必具本謝恩邇

來因諸臣之摺奏繁多手不停批字畫較前潦草殊不

如法

雍正二年七月十一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為據實陳明事竊臣於本月初八日至曲阜見
聖廟之大成殿廡門樓寢殿及啓聖殿金絲堂盡燬惟
崇聖祠僅隔一垣巍然獨存當此風雨震電烈焰
焚熾之頃得以保全無恙實我
皇上道法兼隆心源契合特舉自古以來未有之曠典
天心默佑特昭顯應臣仰瞻之下不勝神異部臣王景曾
於初九日到縣擇於十二日恭行祭告遠近臣民
無不感頌

皇上尊師重道典禮優崇不獨孔傳鐸闔門感戴

已悉

天恩已也臣途次所過田禾收穫十已七八實有八九分收成臣督各屬撲捕蝗蝻不遺餘力但經過地方猶聞有飛蝗乍起乍集未能全絕鄉民環繞臣輿皆稱目下正在收穫人夫無暇撲捉且蝗蝻雖

蝗蝻雖有田禾無害斯言甚屬難信

有實無害於田畝求寬十數日臣恐飛蝗遺種仍

去疾莫如盡應如是也

飭文武官弁四處搜捕期於遺種盡絕而止茲奉

聖諭聞有山雀啄食之異臣未目擊亦未據有督捕各

此非近日之言乃四五月間之事朕原未之深信

官稟報不敢不據實

奏覆再臣查通省各員如提學道呂文櫻此人忠厚秉公校士生童感悅登萊此人好青道徐德俶辦事勤敏人亦諳練濟南府知府姚讓此人洵爲山左第一清官實心任事甚爲恪謹公東昌府知府湯豫誠廉慎小心雖乏彈壓之才而清節當爲六郡之冠兗州府知府吳關平常杰爲人和平但少振作登州府知府蔡此人聞亦甚優曰逢地方遼遠傳聞不一臣現在確訪青州府知府李中平秉儉辦事亦頗勤慎其州

當多方教導再三鼓勵

縣中恪勤供職者不過五六人其餘率皆積習相沿諸事懈弛臣接見時勤加勸飭勉令改過訪有不職亦不敢姑容自當據實是

題參臣謹

奏

凡地方上頑劣紳衿貢監之流宜嚴加約束毋邀虛譽而事姑息以滋長刁風亦將此旨傳諭呂文櫻令其甄別糾劾倘或遇有類豫省之事朕不輕恕爾等也

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山東廵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接准部咨

命臣查詢李樹德借賑冒銷及流抵銀穀一案臣即檄調各員查詢據各州縣僉供康熙六十年奉文散賑六十一年陞院黄炳署布政司事於二月内行令各州縣備空印册二十本送司攢造賑册報部於各屬實賑外加開穀三四千及八九千石不等

每石折價銀三錢著令解司共計加穀四十一萬有零折價銀一十二萬三千餘兩俱各解訖是州縣已經解銀交司今又責令分賠極口稱冤臣隨傳李樹德面質據稱當時因有一十三萬虧空未經題明署司回我趁此番賑濟令各州縣多開穀四十萬石便可完項我一時昏昧允了後來此十二萬多銀子是黄炳收的其實各州縣原不應賠等語臣質訊之下仰見我

皇上至聖至明無微不照再詢李樹德親戚八十餘人姓名堅稱實止有四十一人臣再四查詢據稱我將所供幫捐親戚四十一人之名單呈覽的屬親支實止有四十一人盡數開出若有隱漏情愿正法等語臣不揣愚昧請將雍正元年散賑銀二十萬七千三百三十餘兩仍照部議著落李樹德李元龍陶錦名下三分均賠其康熙六十年賑穀折銀二十四萬五千一百七十五兩零據各州縣及李樹德俱稱前撫臣黄炳實收受浮開銀

（此奏公而且當朕經諭問黃炳伊已認還無辭可辯朕限伊於雍正四年歲底補完今將伊之奏摺發與爾看此一項即如此完結可也）

一十二萬餘兩此項銀兩或向黃炳追賠或令李樹德分賠之處伏候
聖裁再已題流抵無著銀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四兩穀價銀二千五百六十九兩零部議令臣會同布政使博爾多設法補還又未題無著銀十五萬二百八十四兩零穀價銀三萬五千一百六十餘兩

（此二項何故至於無著豈不可察其根源乎）

部議著落李樹德等賠補查各員現有未清之項自顧不遑請將已題未題無著流抵銀三十萬六

如此彌補似覺過寬當再為斟酌即耗羨亦係百姓脂膏為現任各員養廉則可似不應為從前之貪吏填補虧缺

千六百二十八兩零穀價銀三萬七千七百三十一兩零以通省耗羨彌補至李樹德所開親戚有

該旗從何而查

無隱匿臣一面移咨該旗都統嚴查其幫捐銀兩及居官不好之張振偉滕永祥請俟審定確數追補李樹德河工無著之項再已參州縣中有將前任流抵參入虧空案內者但非本任之事嚴追無償未免究

是

抑應於各案審明開除亦將耗羨彌補至從前州縣中有現任他省將虧空留於後任者

聽其置身事外似覺漏網應令各州縣據實開出查明案卷有據者移咨各省勒限解補解到之日繕摺彙奏補充公項則被叅者不至負屈而已陞者亦不致倖免矣臣謹

奏

甚合情理黃炳曾經如此奏請朕信伊不及慮其借此恐嚇無辜所以諭令中止查明有據者密奏奉旨後方可行即移咨各省不可

可謂合於大公

覽

雍正二年八月初七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直陳徵漕積弊仰祈

聖鑒事竊查各州縣徵收漕糧從前多有額外横徵淋尖踢斛及斛外餘米盡數收入又於席上先鋪米一二斗然後用斛量收甚有不動斗斛論堆約估作米若干謂之估堆徵收既多起運弁丁亦因以挾制州縣多借名色肆行勒索即各衙門官役胥吏亦多索使費苛求無厭總皆出自民間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臣今傳糧道賀有章面議每石額徵

正耗米外加耗羨二斗俱依部頒斛斗平斛響盪
斛外席上之米仍歸納戶顆粒不許多收嗣後米
若更賤則爲量加米若價貴則爲遞減如此則規
條畫一弁丁官民俱各有所遵守但一百十九州
縣衛所臣不能一一面諭惟明示曉諭俾遠近通
知則姦胥不得舞弊而小民不致受困矣臣冒昧
直陳伏乞
皇上批示遵行再臣衙門舊有漕規節規三千二百兩

臣已諭糧道革除合併聲明臣謹

奏

此等剔除舊弊之舉固屬善政但旗丁亦必令其足用方爲兩全之道凡事不可過亦不可不及惟貴適中至一應陋規不合理者自當裁革其向來相沿日久而無大害者亦不得沽一時之名譽盡行除去致令地方上一切公用犒賞之需竟皆不能辦理殊非全美之策也賀有章才具庸常不宜於外任已有旨矣可與湯豫誠

再加斟酌務使久遠可以遵循至百年而不易者規畫
而措施之

雍正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奉

命查詢李樹德借賑冒銷及流抵銀穀一案繕摺恭請

聖裁欽奉

硃批到臣臣遵查康熙六十年賑穀折銀二十四萬五

千一百七十五兩零除黃炳應還銀兩外尚有一十二萬二千一百七十五兩零自應於李樹德名下追賠但李樹德現有分賠雍正元年散賑銀兩又據供有應賠修閘及鹽案内銀兩再將此項著令賠補恐一時不能清完錢糧或致無著請照李樹德所開居官不好之張振偉滕永祥及伊親戚名下共應追賠十一萬有零尚缺銀一萬二千餘兩應仍於李樹德名下追賠仰祈

照黃炳之例未嘗不可但黃炳認還之項四年歲底朕保其必能清完今此數人若亦能依限完結則宜准行若不能完結徒延捱歲月以圖暫避處分則不宜准行汝審度情形酌量而行

聖恩准照黃炳之例亦於雍正四年歲底全完倘有拖欠從重治罪再此臣摺奏部咨所開已題未題無著流抵銀并穀價銀奉

硃批此二項何故至於無著豈不可查其根源乎欽此

臣查此二項俱係從前各州縣或因軍需運米賠駝等項幫貼或稱修理城垣戰船倉廒等項賠墊當時議將俸工捐補流抵交下令俸工奉

旨停捐遂歸無著臣現在飭查容照案造冊進呈

御覽再臣摺奏請將兩項流抵無著銀兩於通省耗羨

內彌補奉

硃批如此彌補似覺過寬當再爲斟酌即耗羨亦係百

姓脂膏爲現任各員之養廉則可豈可填補從前貪

吏之虧缺欽此仰見我

皇上愛養黎庶惠恤臣工勸廉懲貪大公至正臣祗遵

聖諭輾轉思維如居官貪婪之李元龍等原著追賠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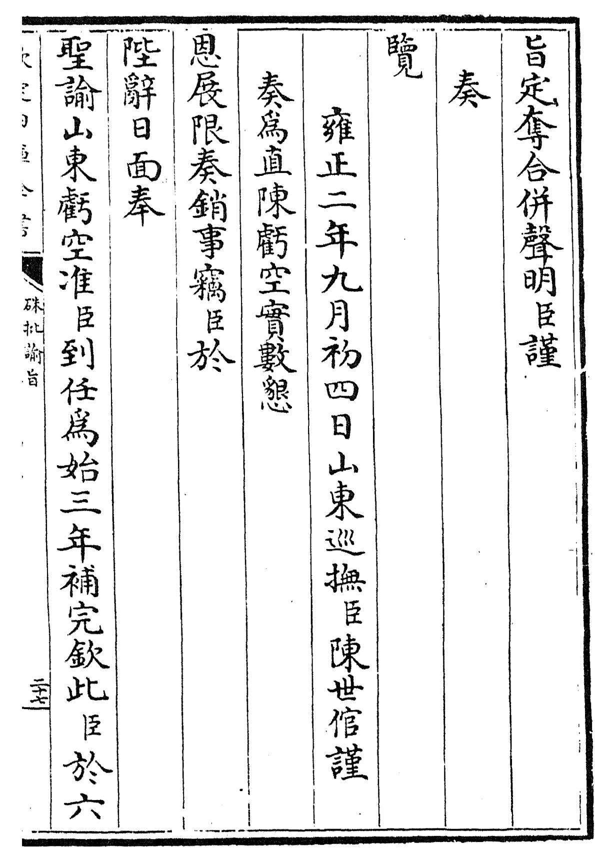
居官不好之張振偉等亦著追賠其餘同時散賑

者九十三州縣內現任東省者仍於本身耗羨內彌補其陞任他省者臣請查明繕摺奏
聞請
旨定奪惟參革事故者本身尚多未清之項原非伊本任虧空無可追賠則於通省耗羨內彌補庶錢糧不致無著是否可行伏乞
皇上批示再李樹德幫捐親戚四十一人名單謹遵奉
硃批恭呈

查明某某共幾人一面奏知一面行文詢問伊等若情愿認完則不必言矣假若推託或另有辯辭汝再據情奏聞黃炳原欲如此舉行朕信伊不及所以未允其請汝令當如此行諒汝斷不借此恐嚇無辜以為利己之事也

好

有旨諭部矣
御覽臣復查得李樹德尚有餽送姓名一單一并進呈
經朕御筆刪去者不必究其餘各處行文查詢詢明時
御覽再臣摺奏從前州縣中有現任他省將虧空留於
亦如前項料理奏聞
後任者請查卷案有據移咨各省勒令解補奉
此事朕復加思付令汝既密奏過宜且移咨各省確詢
硃批查明有據者密奏奉旨後方可行即移咨各省不
俟一一覆到時酌量其銀數之多寡官聲之優劣或令
可欽此臣查現任他省之員既將正項虧空營謀脫
解任賠補或令在任完結汝可秉公密奏候朕再爲裁
奪卸貽累後人如湖北鄖陽府知府賈廷謨等原據
李樹德開出其餘尚有多員容臣查明繕摺密奏
請


旨定奪合併聲明臣謹
奏
覽
雍正二年九月初四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直陳虧空實數懇
恩展限奏銷事竊臣於
陛辭日面奉
聖諭山東虧空准臣到任爲始三年補完欽此臣於六

月二十一日到任即將歷年錢糧逐一清查通計該補銀五十七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兩零除陸續補完過流抵銀六萬七千六百六十五兩零實在虧空流抵共銀五十萬五千八十九兩零臣與布政使博爾多及各府知府會議以通省耗羨彌補統於三年内可以全完但自雍正元年并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共三年錢糧經前任撫臣黄炳題請於今年一齊奏銷目下限期甚迫若據實糾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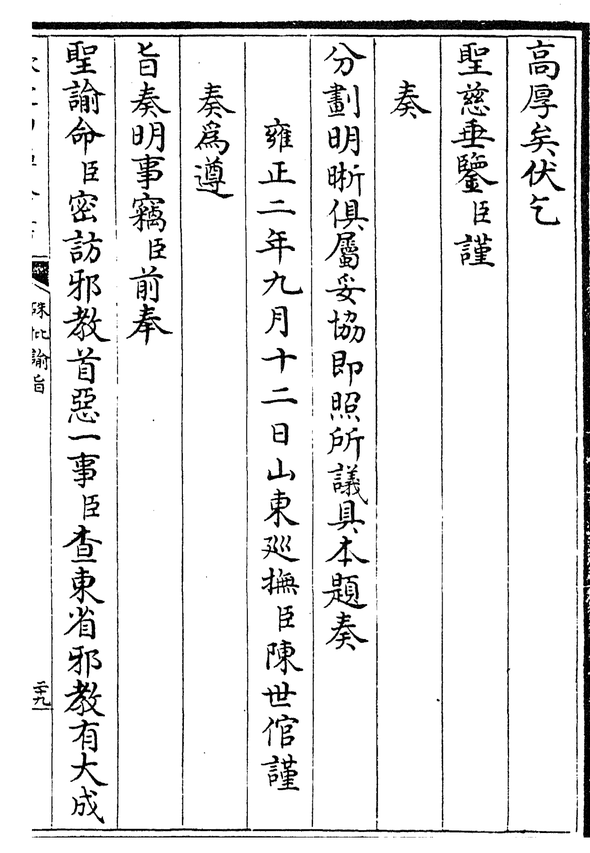
則一百四州縣中所存無幾若循照往例或揑報已完或開入民欠臣實不敢扶同欺罔惟有仰籲
皇上洪恩准臣展限一年先將未題之項補完於明年十月雍正元年二年康熙六十年六十一年錢糧一齊奏銷其已題流抵等項分别完欠注明冊内統於雍正四年歲底全完至耗羨一項每年錢糧以三百萬兩爲率耗羨向來各屬叅差不齊今以加一八通算約可得銀五十四萬兩臣等會議以

二十萬兩彌補虧空以二十萬兩爲各官養廉臣

仰沐

隆恩何敢復言及此但公捐犒賞等費事不容已臣請於此内約存銀二萬兩以備支給藩臬兩司各一萬兩道府州縣官或六千四千至一千兩通計共二十萬兩餘一十四萬兩爲起解添補及通省公費自此錢糧庶得盡行清楚而大小諸臣感被

聖恩自無不竭誠効力以仰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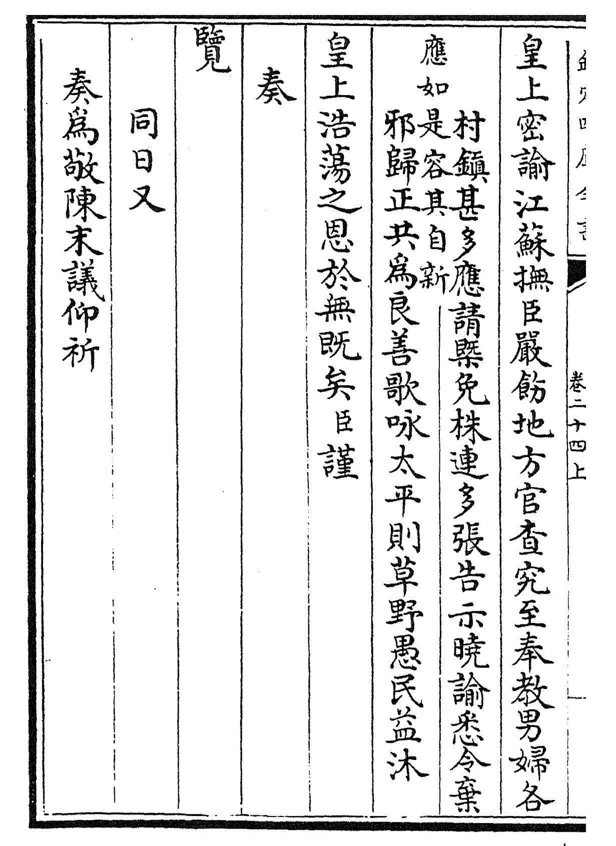

高厚矣伏乞
聖慈垂鑒臣謹
奏
分劃明晰俱屬妥協即照所議具本題奏
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遵
旨奏明事竊臣前奉
聖諭命臣密訪邪教首惡一事臣查東省邪教有大成

無爲羅祖空子等名臣遣人輾轉相託餽以財物假意投教然後得其住址姓名隨即選差密拏於魚臺縣拏得李萬祿於金鄉縣拏得張煥於單縣拏得王天保三人又滋陽縣監生鄭琮瑞單縣劉維翰曾任山西知縣俱因康熙四十四年告發邪教經前撫臣趙世顯審題結案維翰之父混名劉二達確係邪教頭目今已物故維翰因以邪教牽連革職據供並不行教而踪跡尚未盡絶容臣確

審再行奏

聞總之此輩雖非大奸巨惡别有陰謀而左道惑民罪不得辭是臣又訪得江南邳州五聖堂地方迤西半里有吳滔天者係羅祖教其人物故已五十餘年其妻亦故十有餘年而至今不墓遠近傳言金剛不壞伊夫婦忌日四方男婦多至其前焚香羅拜謂之朝祖更有瞽目馮君重居於邳州徐揚山踵此一邪教記得查弼納曾經奏過行其教名曰大成教伏乞



皇上密諭江蘇撫臣嚴飭地方官查究至奉教男婦各村鎮甚多應請槩免株連多張告示曉諭悉令棄邪歸正共為良善歌咏太平則草野愚民益沐

應如是容其自新

皇上浩蕩之恩於無既矣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敬陳末議仰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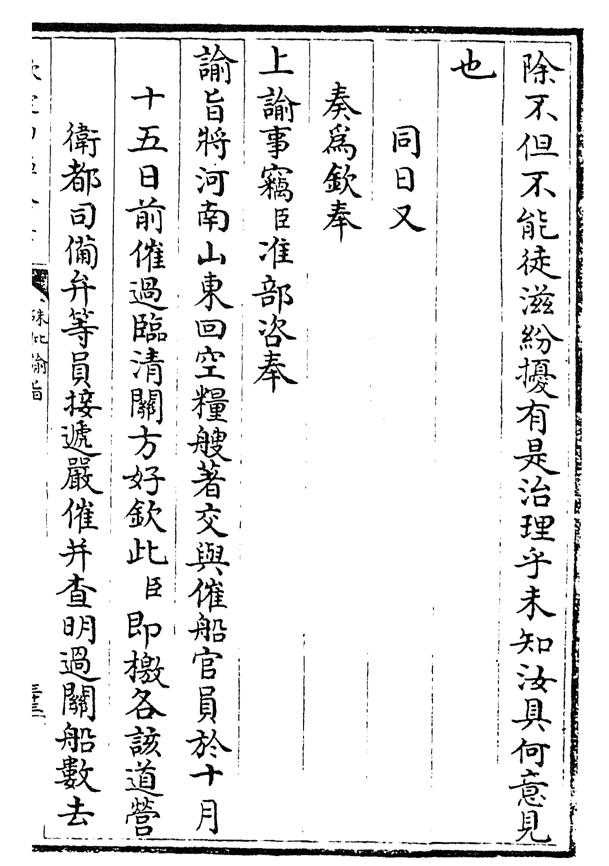
聖鑒事竊惟左道惑民律有嚴禁但倡爲邪教聚衆燒
香引誘鄉愚律例旣有明文地方自可查緝未有
身爲紳士實導異端聲援固結濟惡害民如回教
之甚者也查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不奉正朔
不依節序另立宗主自爲歲年各府中多有崇祠
廣宇名禮拜寺俗稱回回堂由來已久莫能禁絕
所可惡者黨羽衆盛到處橫行打降逞兇包娼窩
盜屠牛剎羊無所不爲一旦事發則合黨羣起不

呼而集緣若輩教中既多同心協力而文武臣僚及衿監書役行鋪中莫不皆有其人鄉民側目莫敢誰何臣愚以為仕宦各官既受

朝廷之祿即不宜狥邪黨之情衿監諸人已讀孔孟之書即不宜遵異端之教他若身充胥役承值公門飯鋪歇店招接往來亦不得糾黨聚匪致生事端請嗣後出仕紳衿以及諸色人等槩令出教其甘心從教者不許混入仕籍應考充役開張店鋪

則不必驅逐而黨孤勢散庶不致固結難解其各
處禮拜寺回回堂或悉令拆毀或改立書院或另
祀明神似於地方實有裨益如果臣言可採伏乞
皇上特頒
諭旨通行天下芟除數百年來錮獘則四海民生並沐
聖恩於無既矣臣謹
奏
此種回教之理原一無可取但其來已久且彼教亦不

為華夏之所崇尚率皆鄙薄之即彼教中之稍有知識者十居六七若似有出於不得已之情從無平人入其教門之理由此觀之則彼之所謂教者亦不過止於此數非蔓延難量之事至彼之禮拜寺回回堂亦惟彼類中敬奉而已何能惑衆所以自前代至今數百年以來未聞有所作為甚至跳梁不逞也奏中之論皆太過矣朕令汝等嚴禁新奇眩幻駭人動衆之事如僧道回回喇嘛等教其來已久有何害乎今無故欲一時改革禁



除不但不能徒滋紛擾有是治理乎未知汝具何意見
也

同日又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淮部咨奉
諭旨將河南山東回空糧艘著交與催船官員於十月
十五日前催過臨清關方好欽此臣即檄各該道營
衛都司備弁等員接遞嚴催并查明過關船數去

後茲據臨清關報稱九月初三日以前回空漕船山東已過二百三十七隻河南及各省已過一千四百八十二隻其餘未過船隻現在嚴催容俟過完奏
嚴飭督催務令於十月半以前過完毋稍怠緩
聞至漕船舵工水手奉
旨清查什軍更換一事臣行令糧道等轉飭各衛所開具各屯軍姓名年貌籍貫具結報臣責令挑選分班輪流更換并令親交領運官驗明查收若有途

中更換及脫逃等弊即令領運官申報以憑嚴提究處若衛所領運各官扶同捏報察出據實題叅交部議處其作何安插毋致失所之處容臣會同漕臣張大有商酌另

此事不必過爲急迫於三年之内料理清楚亦不爲遲

奏以聞臣謹

奏

知道了

雍正二年九月十七日山東廵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據實陳情懇

賜解任赴審事竊臣接閱邸抄見摺奏黃叔琳案內有

海寧陳氏之僕賒欠肉店價銀與店家爭毆黃叔

琳不究陳僕之罪反責店家斃於杖下奉

旨著將軍安泰佟吉圖從公嚴察審明具奏臣遠離家

鄉耳目不及檢察深恐家人在外生事心竊疑慮

近接家信始知黃叔琳杖斃之賀茂芳臣家人福

壽從前曾與買酒角口係雍正元年四月內事時
臣與臣弟世佩同扶父喪正在臨清守閘至七月
到家後查舊事始知始末臣兄弟輩以事雖已往
家僕生釁不敢任縱稟奉母命將福壽等責逐至
黃叔琳訪拏賀茂芳杖斃不知即為此事抑另有
自然係另案之事若是此事何至罷市
別案現在將軍署撫提審庭訊自明但臣母年已
七十九歲一生小心謹慎惟恐家人稍涉外事有
干

功令令聞事關
可爲大笑談矣何至於此
欽案驚惶莫措寢食俱廢八旬之人朝夕憂懼風燭難
保臣自接信後魂夢飛越即勉力辦事而精神恍
惚恐誤職守臣蒙
皇上殊恩拔擢自應竭蹷奉公何敢復及家門私事祇
緣母子情殷兼以家人滋事不勝慚惶伏乞
皇上開天地之恩賜臣解任星夜歸家聽候質審一以
從古無此情理
安臣母倚閭之思一以正臣約束不嚴之罪庶公

諭旣彰私情亦慰臣惟有奉母朝夕頂祝銜結

隆恩於無盡而已臣謹

奏

覽奏爾大謬矣此事現在鞫訊是何原委尚未明晰假若即係前案角口起釁審結自有定例不但家下僕人即親生之子亦難保其必遵約束竟不滋事也爾身任封疆若爲此等事遂至精神恍惚因私而廢公器量何其褊小黄叔琳自任浙撫以來大負朕恩種種不可枚

舉朕經嚴諭數次竟無一字奏覆封還朕諭可惡之極今非專爲此一事而發也

雍正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恭謝

天恩事竊臣家人齎摺回曲阜蒙

皇上賜臣哈密瓜一圓臣恭設香案叩頭謝

恩祗受訖臣因估計工程將竣於本月十三日自曲阜前赴南陽查勘湖堤又直抵臺莊兼勘閘座臣見

河工各員實皆盡力誠如

聖鑒查獨山湖堤臣同須洲逐節親閱簽驗因於運河

西岸取土值糧艘回空南下一日之中掣挽浮橋

時多故各員雖俱竭力興築不無虛鬆之處臣一

不偏不倚可謂得中

面飭令重修堅實一面會同須洲具

題令再加查勘現在拆修加幫容臣另疏題覆其運

河之水五尺有餘回空糧艘可以遄行惟彭口支

河一處畧淺未免稍滯而現在並無停阻至前撫

臣黃炳會同河臣所估應修閘座堤岸共需銀二十七萬兩有零臣以爲宜酌其緩急陸續興修令先將最坍陷者二閘令兗寧道一面備料一面核估造冊具題再登州鎮臣黃元驤請撤沿海礮臺礮位一疏部議令臣會商臣愚以爲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今海晏河清礮臺誠爲虛設而沿海防衛總宜嚴密議於緊要十九處所添兵巡哨以資保障

知道了

其餘量減數名撥防緊要礮臺仍不必撤已將議

稿咨覆鎮臣合並奏明臣謹

奏

沿海防衛所見甚是全在爾等文武大吏斟酌合宜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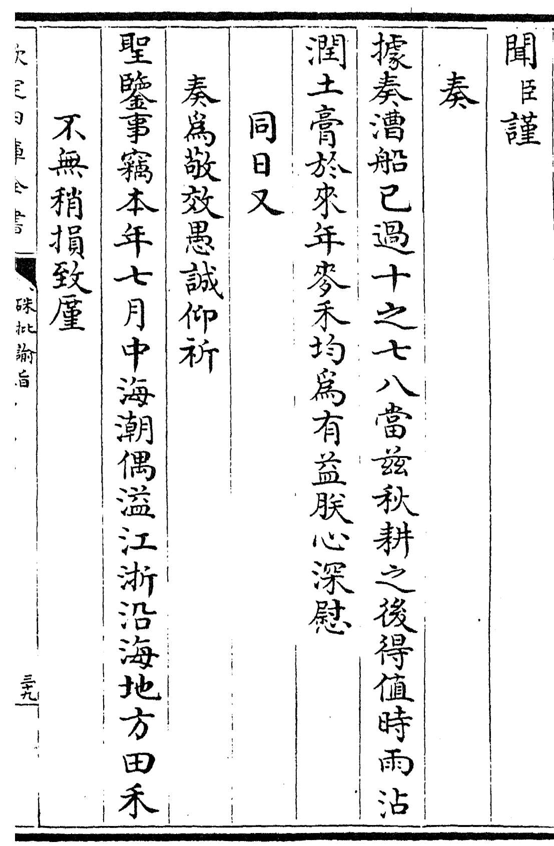
畫盡善具題到日朕再爲裁定耳

吳襄所題部覆一摺留中矣

雍正二年十月初一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報明事竊臣凛遵

聖諭催趲回空糧艘務於十月十五日以前全數催過
臨清臣分委各員逐節嚴催查自九月二十七日
以前漕白兩船已過德州者共四千三百三十一
隻尚有未入東省船一千一百餘隻現在直隷靜
海縣一帶地方臣謹據實
奏明又九月二十九三十日俱皆得雨據兖州府附
近州縣報有二三寸四五寸不等現在天氣連陰
重雲四布諒各處俱得沾被合并奏



聞臣謹

奏

據奏漕船已過十之七八當茲秋耕之後得值時雨沾潤土膏於來年麥禾均爲有益朕心深慰

同日又

奏爲敬效愚誠仰祈

聖鑒事竊本年七月中海潮偶溢江浙沿海地方田禾不無稍損致廑

宸衷即飭督撫諸臣發倉賑濟復特宣
聖諭於河南山東二省各買米六萬石運交江蘇撫臣
平糶仰見我
皇上如天之仁已饑已溺之思時切
聖懷臣接部咨即飛檄委員領帑採買查東省之大米
朕諭買者原是小米大米如何可得
甚少價倍南方僅可採買小米而山僻州縣離水
次遠者轉運維艱若於一處採買恐價值一時昂
貴臣分飭東兖二府所屬沿河一帶州縣酌量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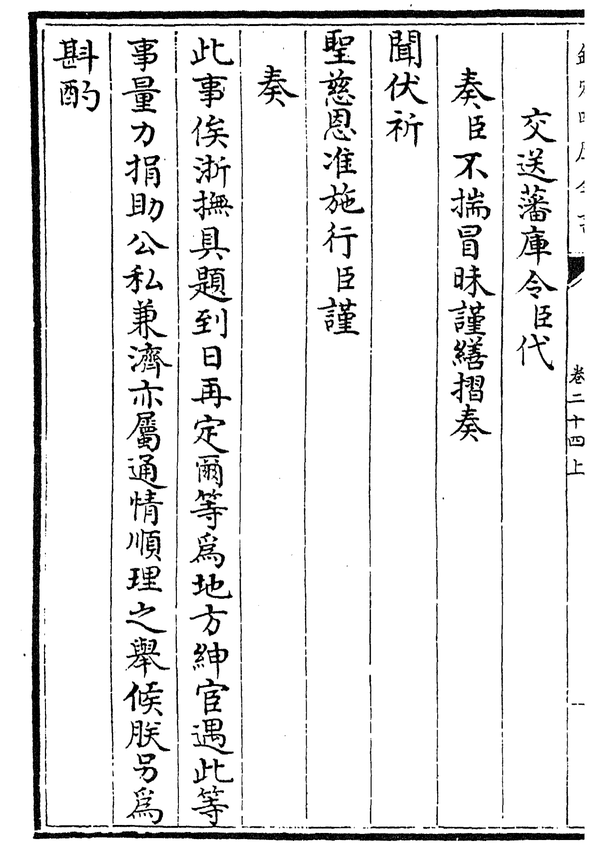
寡分買復遴委府佐隨買隨收陸續運交俟各員買運報到臣不時奏

聞不敢稍有怠緩致負如此方爲仰體朕意

皇上軫念民依至意再臣現任海寧沿海災黎仰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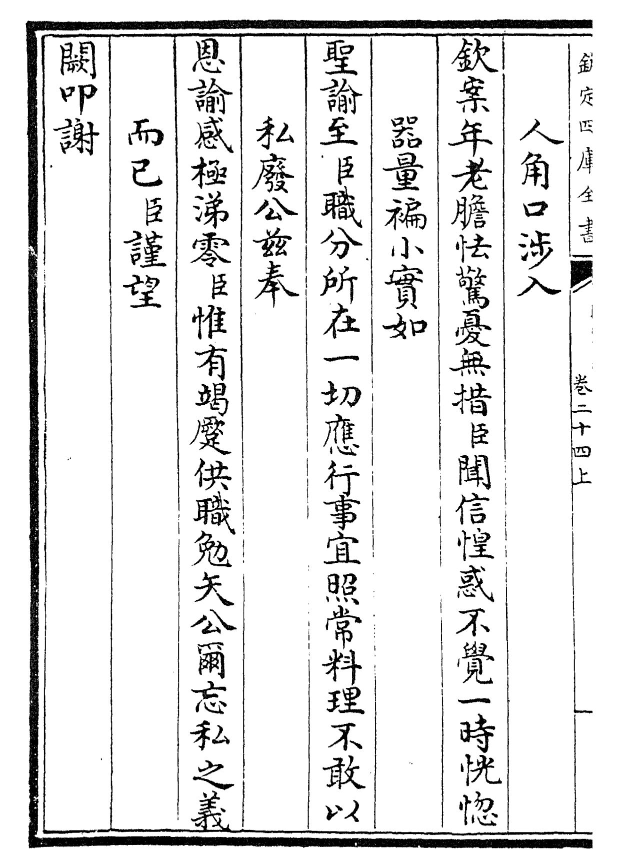
皇仁賑濟萬姓歡呼臣桑梓關情接有臣母查氏家信念臣闔家感沐

聖恩至隆極厚即捐糜頂踵無由仰報涓埃愿捐銀四萬兩以備賑濟現在家中措辦令臣弟世侃具呈



交送藩庫令臣代
奏臣不揣冒昧謹繕摺奏
聞伏祈
聖慈恩准施行臣謹
奏
此事俟浙撫具題到日再定爾等爲地方紳官遇此等
事量力捐助公私兼濟亦屬通情順理之舉候朕另爲
斟酌

雍正二年十月初四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恭承
聖訓叩謝
天恩事竊臣因家僕沽酒起釁一事仰籲
聖慈容臣解任赴質蒙
皇上聖諭指示臣跪讀之下且感且愧惶汗無地臣本
不敢以家門私事妄干
天聽祇緣臣母查氏年屆八旬一生小心畏愼今因家



人角口涉入

欽案年老膽怯驚憂無措臣聞信惶惑不覺一時恍惚

器量褊小實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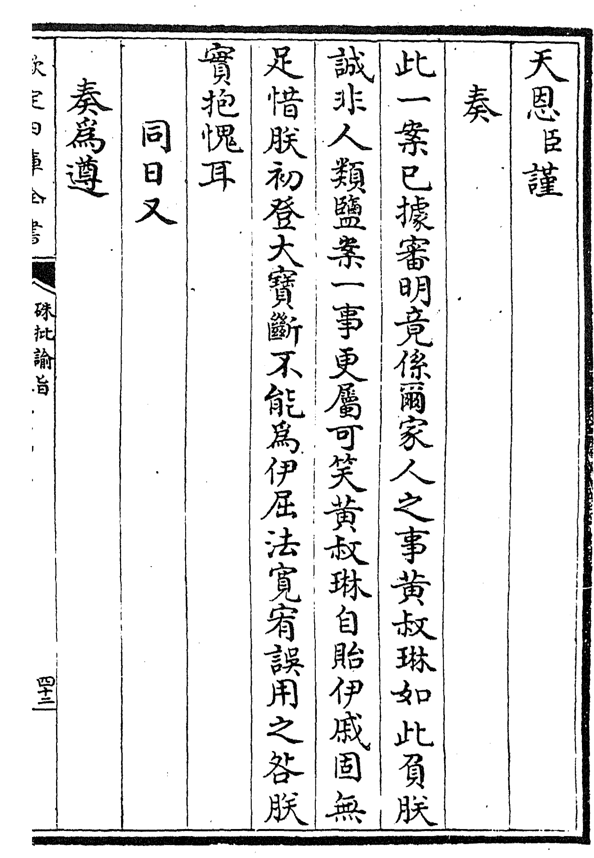
聖諭至臣職分所在一切應行事宜照常料理不敢以

私廢公茲奉

恩諭感極涕零臣惟有竭蹷供職勉矢公爾忘私之義

而已臣謹望

闕叩謝



天恩臣謹

奏

此一案已據審明竟係爾家人之事黄叔琳如此負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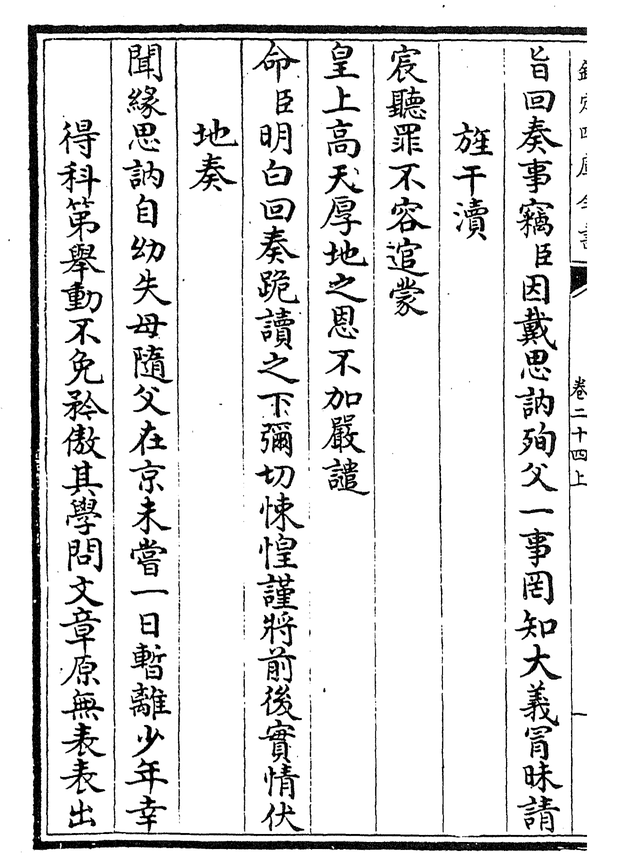
誠非人類鹽案一事更屬可笑黄叔琳自貽伊戚固無

足惜朕初登大寶斷不能爲伊屈法寛宥誤用之咎朕

實抱愧耳

同日又

奏爲遵



旨回奏事竊臣因戴思訥殉父一事罔知大義冒昧請

旌干瀆

宸聽罪不容逭蒙

皇上高天厚地之恩不加嚴譴

命臣明白回奏跪讀之下彌切悚惶謹將前後實情伏

地奏

聞緣思訥自幼失母隨父在京未嘗一日暫離少年幸

得科第舉動不免矜傲其學問文章原無表表出

衆誠如

聖諭一無可取但伊聞訃後一切身家貨利棄之度外伊父所有餘貲盡寄伊兄分撥妻子在旁漠不一顧惟決意欲隨父於地下自奉天回京即至呂祖祠籲禱期於夢中一見音容在寓或解佩刀或取腰繫屢欲自裁時學臣吳襄方館其家委曲開導不止一次是其愚性不解聞訃便決並非於舟中欲姦僕婦與臣妹角口始有此舉抵家兩月防之

甚密絶不復言追扁舟謝唁僅隨三兩小童乘其
不備自經舟次臣以揆之於禮雖未合宜而一片
苦情實爲可憐伏思
聖朝加意節孝即不合例者亦得立祠因不揣愚昧妄
爲陳請若果有姦汙不孝之事不獨大失檢點且
罪在欺罔更無可逭臣雖至愚亦斷不敢出此秖
因思訥身後家庭分産不均頻年搆怨臣妹與婿
臣父現留養在蘇讒口騰謗情或有之但臣冒昧

讀

奏罪實難辭伏乞

皇上敕部議處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臣謹

奏

此舉爾大誤矣向後凡類斯等事其以此常加警惕更

勿蹈輕率冒昧之咎他人何可倚恃惟當勉勵自修耳

朕念爾祖父根基惜爾之才情故簡拔而委任之然施

恩雖在於朕而能承受與否則在爾自為之天難諶命

靡常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愼之一字宜終身誦之毋間

特諭

雍正二年十月十五日山東廵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欽奉

上諭事竊臣凛遵

聖諭將河南山東回空糧船於十月十五日前催過臨

清關臣隨嚴飭各員分路逐節挨催從前所過船隻

已經具摺

奏明令據臨清關委員報稱各省回空尾幫船已於

本月十三日全數過臨清訖通計過船五千零九

隻臣仍委遊擊傳爲斗等星夜催出東境趕赴新

運所有尾幫全數過關日期理合奏

聞臣謹

奏

覽奏朕甚嘉悅此番催趲糧艘之兵弁察其最服勞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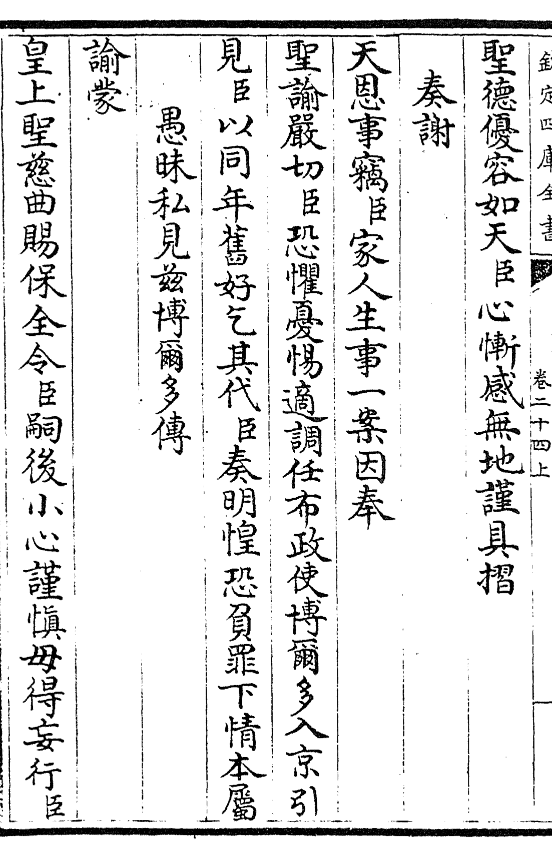
公者當量加奬賞以鼓勵將來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一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恭報得雪日期事竊東省蒙

皇上敬勤昭格雨暘時若十一月十七日省城得雪寸餘其濟南東昌兖州各府屬州縣俱報得雪相同又二十七日晚至二十八日同雲密布灑雪繽紛臣委員四鄉查看各得雪三四寸又登州府所屬各州縣十一月初六初七及十一十二等日各報得雪四五寸不等而寧海州文登縣得雪至一二

凡此誠來歲豐稔之兆理合恭報上慰
皇上宵旰勤民至意臣謹
奏
冬雪如此可謂應時之瑞但百凡只宜據實無隱若稍
涉粉飾以圖迎合不特於國家治理毫無益處且令天
下後世竊笑我君臣爲何如耶勉之慎之
雍正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山東巡撫臣陳世倌謹
奏爲



聖德優容如天臣心慚感無地謹具摺

奏謝

天恩事竊臣家人生事一案因奉

聖諭嚴切臣恐懼憂惕適調任布政使博爾多入京引見臣以同年舊好乞其代臣奏明惶恐負罪下情本屬

愚昧私見茲博爾多傳

諭蒙

皇上聖慈曲賜保全令臣嗣後小心謹慎毋得妄行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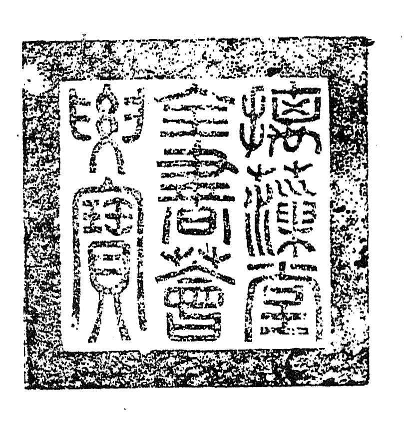
本一介昏愚毫無知識蒙
皇上天恩數月之內自詞臣擢任封疆似此
隆遇實出
聖明特達之知臣外任未諳屢蹈愆尤又蒙
皇上時加訓諭格外矜全是臣之身命始終曲成皆賴
聖主恩施臣萬不敢妄行自干嚴譴臣唯有勉竭駑駘
捐糜頂踵以冀仰報
高厚之恩於萬一而已臣謹望

闕叩謝

天恩臣謹

奏

知道了實心敬信朕之訓誨而改過自新或冀善全始終若疑信兼半志慮不純恐將來噬臍莫及也今在禍福歧路之間在爾審擇而行之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馬啟泰
謄録監生臣吳朝綸